怀念东坡

□周良林

我和东坡很有缘，不仅因为我们是老乡，更重要的是东坡终老在常州，把生命的呼吸留在了江南古城。而我在差不多千年过后，也来到了常州，开始我的人生之旅，只不过东坡当时已两鬓斑白，而我正值青春焕发。

东坡，本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天地之大，一个眉山在西，一个常州在东，东坡怎么竟与常州结缘了呢。东坡曾任职于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兵部尚书，也曾遭贬黄州、惠州、儋州，常州不过是过往的驿站，何以情有独钟？论细腻，杭州缠绵温柔；论粗犷，黄州苍茫绵延。一个似乎与人生轨迹无关的常州，留住了东坡放浪不羁的心，那是人生的情谊，没有贵贱的情谊。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宋仁宗嘉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这年的考试堪称千年科举考试的“龙虎榜”，共录取进士388人，最关键的是，出了一大批牛人。主考官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时及第，高中的还有曾巩，他是主考官的弟子，苏洵老爷子送考也跟着到了京城，加上在京任群牧判官的王安石，一次考试让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齐集京城，真是绝无仅有。还有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张载、程颢、程颐也粉墨登场，程颢、程颐是兄弟俩，张载是表叔，这三位后来都是响当当的儒学思想家。还有吕惠卿、曾布、章惇三位同时登台亮相，这三位都曾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手下的得力干将。

而东坡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却是最闪亮的那个。

20岁的东坡进京赶考，一下金榜题名，意气风发。人生得意须尽欢，免不了要喝酒庆贺一番。这一喝酒，故事就开始了。与他同桌的蒋之奇、单锡、胡宗夫都是常州人。聚会免不了要吹吹家乡美，通过蒋之奇等人添油加醋的广告，常州一马平川、草长莺飞、桃红柳绿，一如成都平原，瞬即给东坡留下了深刻印象。东坡喝高了，信口许下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

这当然一半是酒话，一半是客套。

可东坡注定结缘常州，苏东坡又先后结识了常州的钱公辅、钱济明（世雄）父子、胡仁修、报恩寺长老和宜兴的滕元发（达道）、邵民瞻、蒋公裕等一大批朋友。这些朋友坦诚相待。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常州在不经意中落在东坡心里，有了烙印。

东坡在官场行走，多次路过或停留常州。水乡山野的神韵，一如家乡的亲切。于是他两次上书《乞常州居住表》，乞求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图一个山水养心，朋友怡情。

当他一生被人到处折腾来去，眼看常州渐行渐远。总算苍天不忍，徽宗登基后对东坡惺惺相惜，于是大赦。东坡立马北上，一路劳顿，率全家抵达常州贬所，他再也走不动了，也不想走了。

最后的岁月，东坡在常州是快乐的。市民远道迎接，钱济明、邵民瞻、路元光轮流守候病榻。短短四十多天，他抱病游遍了常州城景，与朋友煮茶论道，喝酒吟诗。留下了“六花蕾卜林间佛，九节菖蒲石上仙；何似东坡铁拄杖，一时惊散野狐禅”“碧玉碗盛红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等诗作。后来，东坡在暂居地孙氏馆仙逝，终年六十余岁。这样的年纪，他不甘心，我们也不甘心。

千年过去了，我去藤花旧馆找寻东坡的灵魂。藤花旧馆是后人的叫法，只因孙氏馆内原有东坡手植香海棠与朱藤各一株。故人不在，香海棠逐渐枯萎，朱藤也相继绝迹。站在正在修缮的藤花旧馆前，新砌的地，新抹的墙，新盖的瓦，只有门框那石雕的藤花旧馆残存着历史的沉淀。忐忑不安走进去，孤零零的长廊没有藤，光鲜鲜的花坛没有花，一切空空如也。听一个师傅说，这个院子只有那两根横梁是旧的，抬头望去，斑驳的雕花依旧精致，想那主人就在此抱病迎来送往，谈笑风生。如今人去楼空，先生不在，似乎连先生的气息也烟消云散。

不免悲凉，出来的脚步沉沉的。

好在还有东坡公园。

东坡公园源于常州人对东坡先生的感情。早在南宋时期，人们就在他当年系舟处建了“舣舟亭”。新中国成立后，市政府在原有古迹的基础上将此处辟为公园，定名东郊公园，后来更名为“舣舟亭”公园，上个世纪末才正式称为东坡公园。相对彼邻热闹的天宁寺、红梅公园，东坡公园是寂寞的，寂寞得就像东坡的最后岁月，平静而淡泊。

年年去东坡公园看看、走走，已成为一种习惯。

从藤花旧馆到东坡公园也就两三站路程。自西门入园，信步而去，龙亭已在眼前，龙亭顾名思义与皇帝有关，是当年乾隆皇帝在此设行宫召试地方文人的地方。如今行宫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几块青石条依稀浮现当时的喧嚣和威仪。龙亭临池而建，似亭似榭，闲来看水，雨来听音，清风半醒，明月半眠。乾隆六次下江南，四次莅常州，对东坡先生还是很仰慕的，设行宫于此，既笼络天下文人之心，又沾沾才气，可谓公私兼顾。他不仅即兴为舣舟亭题下“玉局风流”的匾额，还诗兴大发，挥毫作诗六首，大书敬仰之情。旁边的洗砚池，据说是东坡曾用的，原在藤花旧馆，是为了乾隆爷才搬来此地的。

不见故人身影，不闻故人气息，不听故人脚步，想来洗砚池数百年也忧郁寂寞。

抬头，舣舟亭仿佛伸手可触。舣舟亭面南背北，古色古香，前临运河水流，后可眺天宁古寺。亭畔杂树森森，上有鸟鸣乱耳。亭门外有联：“舣舟亭畔喜迎东坡居士，洗砚池边笑驻西蜀故人。”

手抚亭柱，我寻找当年苏轼的系舟旧地，寻找古人的匆匆足迹。只有运河水静静地流淌，那条缓缓而来的船呢？船上悠闲自在的东坡先生呢？水不语，白云不语。

踏上石拱桥，便是湖心岛。

迎面是东坡塑像，这是新添的。倒也玉树临风，看他手持拐杖，风尘仆仆，正向常州走来，一路风雨，却也精神矍铄。

可惜没有酒，我也可尽一点同乡之谊；可惜不能点香，为这位老乡，这位敬重的文人，表示我的敬重和感激。我只能久久地站立和仰视着，来一次偶遇和交流。沿着河边小道，是东坡诗墙，一首首诗词扑面而来，亲切而熟悉，那是春天的生机蓬勃，那是夏花的激情澎湃，那是秋叶的灿烂辉煌，那是冬雪的气势磅礴，在我的心里如运河水一般流淌着、沉浸着、滋润着……

小道的尽头也有一处东坡先生雕像，取自大江东去的意境。

是人，分明又是水；是水，分明又是人。我坐了下来，没有酒杯，也没有茶壶，我顺着东坡踞坐如山、目光深邃的神韵，向前凝望，凝望那知音难觅的河水，悄无声息地迎来送往。

东坡的一生可谓一波三折。如果展开一张北宋时期的地图，就会惊讶发现，当时能够到达的疆域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笔墨。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了湖北黄州；59岁时再次被贬往惠州，62岁又被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是他工作不行吗？不是，他所在之处，政绩突出，百姓安宁。还是他弟弟苏辙一语道破天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磨难是一把双刃剑。连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都多为凄苦之音；东坡呢？面对苦难的腥风血雨，却成熟了、坚定了、淡泊了，他潇洒、从容、寡淡、旷达、宠辱不惊，谱写出一个书生儒道佛的伟大传奇。

于是，荒城黄州在他眼里“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惠州荒远，先生却乐不思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儋州荒蛮，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还自称我本儋耳人。

这就是东坡。

下次来，我一定带壶好酒来，痛痛快快与东坡先生喝一场。

仰苏阁，有点大江东去的气势。这是一处仿宋建筑，粗糙有余，精细不足，还没有最后完工，里面空空如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我想可以成为宋代文化、东坡文化的一个展览馆。这个四川人，论文，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豪放派的开山鼻祖；论书法，宋四家之一，还有饮食、服饰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奇才，做官也像模像样，比如疏浚西湖、建苏堤。论长相，说身长八尺三寸有余，古代的尺小些，林语堂经过考证，说东坡也有一米七五左右，在当时算得上伟岸了。

一个城市会因为文化的传承和熏陶，显得厚重，而不会因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就高雅和大气起来。

旁边的东坡书院很小，恐怕是最小的书院了。一把铁锁拒绝了我的热情，看不到东坡读书的背影，听不到东坡吟诗的清音，闻不到诗书飘逸的墨香。

坐在桥上，夕阳西下，运河上波光粼粼，徒添幽思。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一代文豪苏东坡没有葬在老家四川眉山，也没葬在客死的常州，更没有葬在他曾经被贬谪的地方，而是葬在了河南的郏县。

郏县是个什么地方？当年，苏辙、苏轼结伴游中岳嵩山，一路游山玩水，就在郏县附近，突见奇峰拔翠、幽谷清泉、飞瀑彩虹之佳境，好像到了故里西蜀峨眉，不由转头对苏辙说，离乡数载，今能在中原之地目睹故里峨眉山，真有幸有缘也，吾天年之后望子由将兄安葬于山下，便是回归故里也。

老家呢？眉山距中原千里之遥，走水路，逆长江而上过三峡，走陆路，翻秦岭行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绝不是夸张。还有眉山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千辛万苦回去，以后谁来守墓，谁来祭奠，这也是问题。

虽说常州的地势与眉山差不多，地势平坦，鱼米之乡，但常州少山。无山，景虽秀，但不奇；无山，景亦美，但味难浓。

家乡回不去，常州又留不住，还是到郏县吧，小峨眉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仿佛家乡的地貌，不是故乡，胜若故乡，又有后人做伴，还算将就吧。

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

东坡的故乡在四川眉山，然而东坡是四川的，也是常州的，更是世界的。

桑干河畔榆抱槐

□云　舒

刚过桑干河大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好一片花海。”

掀起遮阳窗帘的一角引颈望去，格桑花、小雏菊、薰衣草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草在明晃晃的大太阳下热烈地绽放着，花的笑靥和太阳的笑脸让车厢内的气氛活跃起来，也把裸露着河床的桑干河拉入了我们的眼帘。绿影婆娑处，时断时续的桑干河逶迤而来，被远处的蓝天以及蓝天之上的骄阳照耀着，泛起一道道耀眼的光波。

桑干河是塞北一条古老的河。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河水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了这里悠久的文化。桑干流域是东方古人类栖息地，也是华夏文明肇始地，但它在华北塞外仅有千余华里，和祖国的大江大河比起来应该是一条小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通过丁玲的小说知道桑干河的，准确地说是从40多年前的初中语文课上。那天，老师为我们讲解《果树园》，那本是一堂和平时一样的常规课，但因为老师的声音里多了一丝激越的音符，黑板上多了一条即兴画出的河流以及河畔温水屯的槐抱榆，这篇节选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37节的场景便带着黑妮的笑声、果子的香气以及桑干河的阳光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四十年后参加“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采风活动来到桑干河畔时，课堂上的一幕便从尘封的记忆中跳入我的眼前。那一川活水让我突然明白老师当年为什么那么有激情、那么动情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她在同属桑干河流域的宣化生活学习了4年，她不仅在书本上读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且她在温泉屯实习过，用脚步丈量过那条河，用目光亲吻过那片土地，用心体味过温泉屯的一次又一次变化。当年我们以为是小说把她的才情、想象调动起来，如今看来，应该是实习经历、实践经验凝结的气息随着古老河流而涌动。

思绪绵延间，高杏公路和路两旁的果园、葡萄园一闪而过，车子便驶入了桑干河南岸小说中“暖水屯”的缘起地温泉屯。在丁玲纪念馆前的小广场上，一棵槐榆环抱相依生长的百年古树，撑着擎天的绿色华盖，仿佛要把整个屯子都掩映起来，盘虬卧龙的枝干相互缠绕，满是岁月的皱纹，茂盛的枝叶密密匝匝，涌出了鲜活的生命。树下有两个参加党日活动的团队，还有几个举着手机拍照的参观者。温泉屯镇的王镇长告诉我们，这就是丁玲笔下的那棵槐抱榆，之前叫合欢树，也叫爱情树，在老人们一代代口口相传中，这两棵树是一同生长起来的，到今天树龄至少有500年了。

大家围着灰褐色具纵裂纹的树干转圈，抬头看那些卵状椭圆形的绿叶和同样卵状椭圆形背面挂了一些柔毛的绿叶摇曳，想找出树的年轮，也想找出它枝繁叶茂的原因。同行的刘老师根据树干的粗细推断是先有槐，后有榆，甚至可以说这棵树就叫榆抱槐；李老师摘了一枚树叶夹到书中，引经据典道，槐象征着“三公之位”，“榆木疙瘩”既不会攀龙附凤也没有闲情逸致，应该是先有榆，后有槐。我没有相关植物学的经验，辨别不出它们是谁先来、谁后到，但既然能生长在一起，能长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在时光的长河里生根发芽，能在500年后进入丁玲的书中，能500又75年后在连续高温二十多天的上午释放着浓浓绿意、散发着清新气息，能以青葱的状态迎接着每一位参观者，那么除了阳光、水、空气的滋养，更多的应该是两棵树的相互扶持与交融，是鱼与水、是土地与生灵的依赖，是追逐热爱、生命与光的共同执念。槐树和榆树这两棵华北平原最普通的树因为根连在了一起，血融在了一起，于是便生发出了无数的想象与万般的可能。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心动，想跟眼前的槐抱榆说说它北面的丁玲纪念馆，尽管它比谁都更了解“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在温泉屯的18天，比谁都更清楚那篇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小说是出自哪一家的炕头、哪一块的地头、哪一些人的心头，但我没说，我怕只是浅浅半日，让脱口而出的文字变成一片浮云，说完了也就随风飘逝了，我更愿把它当成一粒种子埋在心田，让它像槐抱榆一样扎深深的根，酿浓浓的绿。

每次见到古树，总像见到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但眼前的这棵槐抱榆却像位青葱少年，每当参观者走过，它仿佛孩子般愈加振奋起来，满树繁枝密叶飒飒作响。我好奇是树木吃了灵丹妙药，还是沾了桑干河水的灵气？

走在温泉屯的街道上，红色小镇、绿色小镇、葡萄小镇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在“土改文化街”上看到了绘制在文化墙上的一幅幅以丁玲在温泉屯的18天为轴线的连环画，感受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土地改革；在“党建文化街”上重温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基因的传承；在“司法一条街”上看到了普法教育和守法的典范；在“葡萄一条街”上品味了百年老藤上被郭沫若称为“东方明珠”的龙眼葡萄……

“闺女，进来喝口水吧！”桑干河畔红色美丽村庄让人沉醉。听到大娘的喊声，才发现自己已经掉队了。我索性放弃原定采访路线，循声进入大娘的院子。大娘把我让到堂屋的大炕上落落汗。炕上铺着一张席子，席子上放着一个小炕桌，大娘一边说一边往外拉炕桌。在炕头上，我一边吃大娘端来的绿色马奶葡萄一边问她的生活状况。大娘指了指镜框里的一张全家福说：“这是我儿子儿媳，他俩接手了我家老伴的四亩龙眼葡萄园。要说如今这日子是真好，年轻人的心思也真活泛，他们又引进了白马奶、红地球、青提、玫瑰香，靠着葡萄供孙女读了研究生，供孙子读了大学……”

我和大娘坐在炕头上，吃着葡萄，聊“红色文化+绿色产业”的新业态，听大娘讲民风民情，讲谁家的媳妇如何孝敬老人，讲谁家的老人还能在槐抱榆下的小广场唱戏、跳舞，任凭温情、亲情在时光中尽情流淌。氤氲中看着容光焕发的大娘，感受恣情四溢的自己，我终于明白了那棵槐抱榆为何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看似槐抱榆，实则榆抱槐，贵为三公宰辅之位的槐树在榆树的怀抱之中，如同丁玲“走地头、坐炕头、进心头”般接地气，才使得一枝一叶满溢晶莹的露珠，叠一层绿，展一层翠。

生机盎然的榆抱槐深深扎根在桑干河边，一天又一天记录着大地的故事，一遍又一遍随风传播着大地的乐章。

返程前，我忍不住摘下一枚榆抱槐的绿叶，握在手心里。

在茶陵，邂逅一只会隐形的虫子

□袁姣素

茶陵的山水自然只属于茶陵，那里有别处没有的神龙洞、玄仙洞、天子洞、金鸡塔……以及与之种种血肉交融的神奇传说。来到茶陵，自然是“神农氏”的吸引，但让我不能忘怀的，却是一只会隐形的虫子。

与它的相遇纯属偶然。当然，还得感谢那只自我陶醉、自在欢唱的石蛙，它那不眠不休的自然精神、清亮的嗓音、悠然自得的欢愉，让我们有了去后山一探究竟的冲动。

花溪园后面是一座原生态森林康养基地，我们几个文友相约而行，拾级而上，沿着延伸至山林深处的弯道前行，一路松林阵阵，涧溪淙淙，山风拂来，清心安然，那些纷纷扰扰随风而去。在一座石柱亭子前，一弯枝叶映入眼前。望着那团摇曳的绿，我不禁止步，嗅着那流淌的沁心气息，凝神细看，发现那叶片有着锯齿的边缘，样子普通，却绿得透亮，叶脉纹路清晰地印在那团新绿中，让我忍不住伸手去触碰下那团小小的、生命的颜色。

在我用手托起那片绿叶时，这团绿色中却突然站起来一只形同叶脉经络的虫子。我一惊，还以为是眼睛出了问题，明明就是一片叶子呀，怎么会突然立起一只绿色的虫子？其实，我惊异的不是这只虫子出现得突然，而是它能全身贴在叶片上，因为这种相同的绿，和它几乎与叶子脉络一样的触角和腿脚，让人几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它似乎就是为这片绿叶而生，它的身体与叶子的颜色、经脉走向，是那样的天衣无缝。它的身子细长，不细看，还以为是一截被折断的枝干横在叶子中间，只是比枝叶的主干略小，头颈部有一圈淡淡的红色，衔接着它的脑袋与身体。虫足细长，如丝线那般，紧紧地黏贴在叶脉上，让人看不出是叶子的经络还是它伸长的腿，那种细小的笔直和紧绷，牵引着全身的力量。它的脑袋很小，能够依稀辨别是三角形，由于太小，几乎看不到它的眼睛，让人不得不相信，它连眼睛都是绿色的。我忍不住抬手去逗弄它的身体，但我的手还没有触碰到它，它身子便往后一缩，猛地立了起来，许是我的手掌带去的微风，或是温度的介入，让它觉察到了某种危险的存在。它昂起那看不见眼睛的脑袋面向我，我能感觉到它的细腿绷得紧紧的，牢牢地吸附在那片巴掌大的叶子上，迎风而立，像一个披着铠甲的战士，随时为护佑这片绿叶的安宁而战。

从它全身积蓄力量、一触即发的架势上，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冒犯，我这个外来的闯入者，对这只虫子赖以生存的家园造成了威胁。在这条不知名的小小的虫子面前，我肯定是个对其生命有着威胁的庞然大物。我思忖着，想着面对这个挑衅的对手似乎应该做点什么，看看它的反应。我伸手摸了一下它的身体，没有感觉到柔软，它身体紧绷，有着枝干一样的硬质。许是我突然的进攻，让它始料不及，它换了个姿势，那丝线一样的细腿拉伸得更长了。我又把它当作家园依附的枝叶猛地摇晃了一下，待叶子静止下来，停止了晃动，那只刚刚还斗志昂扬的虫子突然不见了，我赶紧低头寻找，没有见到它的踪影，仔细观察周围，也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好像突然间它就凭空消失了。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虫子也是会怕死的，面对突来的危险，选择逃生，也是一种生存之道，没有谁会做无谓的牺牲。

我用手指弹了一下这片叶子，准备离去。就在我转身的瞬间，那叶子上面似乎又多了个东西，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那条虫子！它并没有逃走，而是伺机恢复了原状，与叶子合二为一，用它能隐形的外衣避开“敌人”的视线。我突然领会到了它的生存智慧，虽然遇上了强大的对手，但绝不逃走，绝不放弃自己的家园。这片叶子就是它的栖居之所，是它用来遮风避雨的家，无论生死，这里都是它生命的来处与归途。

突然间，我想起了在探寻炎帝神农氏洞穴的路上，有挺拔葳蕤、苍翠如盖的高大树木，它们矗立于风雨，有的已经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也有低矮的灌木、攀爬的藤蔓，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倒在地上的枯枝和朽木，它们的生命已然终结，但还没有完全腐化。那些粗大的树桩躺倒在大地上，并不是了无生息，一些肥瘦相间的木耳点缀在它们失去水分的、干瘪的身体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蘑菇云。它们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在生长的地方倒下，并不需要森林工去清理，也许正是依了它们自己的意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种生命的轮回其实就是大自然的生长规律，也是人类对生命的期许。所谓叶落归根，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亦是人类的精神所向。

茶陵的山水令人难忘，茶陵的古朴与安宁之气让人神往，茶陵神农氏的故事久久流传引人遐思。但我也要感谢那只无名小虫，那只形如枝干、有着硬质“盔甲”的小虫，在茶陵，与它的邂逅，同样是我生命中不能忘怀的一隅：无论它多小，它也是自然之子，它隐形的存在也是存在，它微小的生命也是生命，它坚守的精神也是精神。